漂洋过海的温暖

春节，阖家团圆的幸福时分。

我匆匆赶往邮局，给远方的朋友寄份礼物。一进邮局，却见柜台外人声鼎沸，很多人挤挤挨挨在那里，包裹也堆成小山。

我在一旁等候。只见一位大姐，把极沉重的两个大箱子搬到柜台上。工作人员打开细细地检查。两个大箱子里，竟然是各式各样的吃食，比如扒鸡、卤肉、腊肠、花生米、粉条，甚至还有一些传统的过年零食，比如馓子、年糕，一个个都精心地抽了真空，塑封在袋子里。拿出来，竟然大大小小地铺了整个柜台。

营业员看了，都笑起来："大姐，您这是把年货都准备全了。"大姐也笑了，说："今年父母在国外跟着弟弟全家过年。这老人啊，就喜欢个年味儿。这老家的味道，是哪里也买不到的。我就想着，这些味道是钱买不到的。所以，就大采购了一番，寄过去，他们的年才有中国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"

营业员仔细地打包，说："老人家收到这礼物啊，一定特别开心。"大姐甜甜地笑着，仿佛看到了父母亲打开礼物时的惊喜和感动。开心才是年的主题。

第二个等待寄礼物的人，显得有些低调，他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。手里也拎着一个大箱子。他把大箱子拎到柜台上，简单地说："我要寄到加拿大。"营业员打开看，里面和刚才的大姐曲风不同，里面都是衣服。薄的、厚的，各种各样。他低着头，把衣服寄往加拿大一所大学。他说："这些衣服是寄给儿子的，今年他学业紧，不回来过年了。儿子不回来，似乎年味儿也没那么足。就给他寄些新衣过去，也能感受到来自爸爸妈妈的温暖。"

第三个等待的是个年青帅小伙，拎来的东西却简单，是一个音响。他极外向，嘻嘻哈哈地对营业员说："我寄个音响给海外的朋友，他最喜欢音乐。中国年有音乐，才有味道。"他乐呵呵地说，"原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喜欢过年的时候聚在一起，唱歌、跳舞，现在长大了，分开了，我们之间还有音乐梦想。"小伙子正值青春年华，有梦的时光，真好。

如果不能如李宗盛所唱："为你，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地来看你。"那么，就让这些礼物，漂洋过海去陪伴他。他打开礼物的那一瞬间，一定心里暖暖的，甜甜的，鼻子却酸酸的，有人牵挂的岁月多幸福。即使是春节不能和家人、朋友在一起，可是这些礼物，却让这个春节，充满了温暖的情谊。

我也微笑着，把小小的礼物寄给远方的朋友。在这个脚步匆忙的年代，在这个看似薄凉的世界里，总有一份关爱和温暖属于你，有人默默地陪伴你，爱着你，让你温暖，让你有了勇敢前行的力量。

温暖，正漂洋过海地朝你而去，它会温暖你整个年的记忆！

萝卜里的人间烟火

○ 邓素芳

外婆在后院垒了一块地，一到寒冬，便长满了萝卜。历寒而生的萝卜味美清甜，成了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蔬菜。

外婆的菜地虽然小，但一年四季从不缺蔬果，只要我们过来，外婆总能从地里变出好吃的，给我们解馋。外婆从不睡懒觉，天微亮，便拿起那根被时间洗白的扁担，挑两只簸箕，颤颤巍巍地到地里干活，即使在寒冬，也不例外。每到打霜过后，外婆就会去地里拔一箩筐的萝卜，变着法子做给我们吃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父母忙于生计，把我们姊妹三人寄养在外婆家。一大清早，我们便随着外婆到地里拔萝卜。一到地里，我们像撒欢的兔子，蹿来蹿去。外婆也不管我们，随我们在地里闹，她把扁担和簸箕放一旁，扛起锄头走到田里，找到那种肥硕的根茎，便开始刨周边的土。不一会，又白又胖的萝卜便崭露头角，等萝卜露出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我们便开始用力地把萝卜从坑里拔出。我们就这样配合着外婆，不一会儿，便拔出了一箩筐的萝卜，每根萝卜都个头肥大，水分充盈，拿在手上沉甸甸的。

收获了两箩筐的萝卜，我们便回到家中。外婆脚不停歇地来到井边，开始清洗刚拔出来的萝卜。然后，把砧板和菜刀拿到院子的石桌上，把萝卜切成丁块。外婆说，白萝卜不耐久藏，放久了容易糠心，要不就腌成酸萝卜，要不就要做成酱香萝卜。腌酸萝卜的萝卜丁不需要晾晒，直接把萝卜丁放入大罐里，加点盐，去掉生萝卜的微辣，然后冲洗干净，往大罐上面加冰糖、小米椒，再把大罐封起来，几个小时后，便可以吃上酸甜可口的腌萝卜。以前家里穷，没多余的闲钱给我们买零食，外婆做的腌萝卜就成了我们院子里小孩最爱吃的零食。

剩下的萝卜丁，外婆则会摊簸箕上，放在院子里脱水，外婆还时不时要双手捧起簸箕，用力地抛一下萝卜丁，让藏着里边的萝卜丁也能充分得到晾晒。经过一天的风吹日晒，萝卜丁变得干瘪起来。晚上，外婆又开始在厨房忙碌着。她把脱水的萝卜丁放进锅里，再次脱水，然后往锅里加上自家榨的花生油，剁碎的小米椒，蒜粒，生抽，搅拌均匀，这样酱香萝卜丁就做好了。等它凉透了，外婆又会把它装进缸里，一个冬天的小菜就有了。每次就着酱香萝卜丁吃饭，我都能吃上满满两大碗。

如今我已成家，在城里忙着工作和生活，可每到冬天，外婆还是会托人给我们寄来一缸酸萝卜，一缸酱香萝卜。这一缸缸萝卜，藏着我整个冬天的人间烟火。外婆的牵挂，也让我在寒冷的天气中感受到温暖的依恋。

三元钱的身份认可

○ 王小兰

年关将至，近期坐车出行的频率升高。我所处的小县城以出租车型公交车为主要交通工具，我们称之为"小蓝车"，票价是3元。我儿子今年6岁，身高处于一米二的临界点。这个身高是否买票略有争议。但就在昨日，我用3元钱买了份专属于王小宝的身份认可。

"小蓝车"是普通的出租车，一共5座，抛除司机，能载4个乘客。乘车规则是有人拦车就停，目的地若是在一条路线上，便可上车。满客后直接前往目的地。

昨日，我们和往常一样坐"小蓝车"出行。逢年过节拜访亲朋好友，免不了送礼，所以我带了三份礼物上车。我带着王小宝和礼品，占据了后车厢的大半位置。这时，一位阿姨上车，她买了许多蔬菜水果，大袋小袋往车上放。就这样，她坐下之后，后车厢便没有位置了。

平时王小宝坐车并未买票，因为没有达到买票的要求。因此这次我上车时也没有给他买票。四个座位只收了三个人的钱，司机还想再接一个顾客，但后排已坐不下了。这时的气氛略显尴尬。

我让王小宝坐我腿上，他不愿意，因为东西较多，空间有限，他挤得难受。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他的专属座位？我只能如实告诉他，因为他没有花钱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就不乐意了，马上说："妈妈，我都一米二了，该买票了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刚量的。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位置。"

他的话说完，我更尴尬了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但我从他的话中，读懂了他需要被认可的需求，所以立马拿出手机，扫码支付了3元钱，然后告诉司机："师傅，我给我儿子也买票了，现在我们这部车子满员了。可以直接出发了。"

接着我对王小宝说："王小宝，妈妈愿意帮你购买一个专属于你的座位。恭喜你，你已经一米二，是个小大人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以后坐车或去旅游景点都需要买门票了。"

王小宝听了十分高兴，心满意足地坐在他的位置上。

从那之后，我们还一起坐了五次"小蓝车"，每次上车我都会给他买票。王小宝每次在"微信支付6元"的提示音响起之后都会告诉司机他有买票，有专门的位置可以坐。那是种身份被认可的自豪感。有些司机略微惊讶，因为像他这样的孩子没有买票的大有人在。

从昨日到现在，王小宝不断在和身边的小伙伴分享他坐车买票的事情。在我眼里，这是小事一桩，但在他眼里，这是件值得和所有人分享的乐事。

对我来说，我只是多支付3元车费而已，但对于王小宝来说，这3元是他成长的里程碑。这意味着他能和大人一样，有专属的座位，有专门的身份认可。为了他的自我认同感，我愿意在往后的岁月里支付无数个3元。

雪水良药

○ 霍寿喜

那年夏天，笔者所居的江南小城特别炎热，最高气温突破了四十度。大人们都感觉酷暑难熬，刚满三岁的儿子亮亮更是吵闹异常。以往的夏天，亮亮的皮肤都是白白静静的，但那一年夏天，亮亮从头到脚，生了一身痱子，难怪孩子显得特别吵闹。

我给孩子搽了许多痱子粉、花露水，但几乎没起什么作用。想添置一台空调吧，那价格对我们工薪阶层简直就是天文数字（当时一台普通的分体式空调，标价就是5500元，相当于我两年多的工资）。

关键时刻，邻居的张大妈给我们排忧解难来了。她主动上门，送给我们一瓶自制的药水，说是专门治疗痱子的。我问药水的成分是什么，张大妈笑而不答；我又问这药水对孩子的皮肤有没有什么毒副作用，张大妈这才细细倒出"药水"的来源。

原来，早在年初（腊月），伴随着小城的第一场雪，张大妈就用一个陶罐装了满满一罐的新雪，合盖后，还用食品膜紧紧封了几层，存放在家里的食品柜里。我们得到的这瓶"药水"，就是从陶罐里倒出的。老人家用这冬天贮藏的雪水，治好了自己孙子、孙女的痱子。这不，她又要在亮亮身上试试这个民间偏方了。

依照张大妈的嘱咐，我用药用棉球蘸雪水，在亮亮身上涂搽，每天四次，每次用时20分钟。三天以后，天气依然很热，但奇迹真的出现了——亮亮身上的痱子全部瘪下去了。孩子睡觉时，再也不被痱子惊痒醒了，从而恢复了乖孩子的本来面目。

我在感谢张大妈的同时，也在查找了一些书籍资料。先是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找到："腊雪甘冷无毒，解一切毒。治天行时气瘟疫，小儿热痫狂啼……"；又在《红楼梦》第41回"宝玉品茶栊翠庵"一节中，读到妙玉用雪水泡茶给宝玉喝的情节；还在一份科普资料中，找到这样的阐述："雪水之所以有奇妙的保健作用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雪水中所含的重水成分比普通水少25%，而重水对生物的新陈代谢有抑制作用。"可见，民间流传的"雪水是良药"，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。

那年以后，儿子亮亮再也没生过痱子了，这可能与家里添置了空调有些关系，更有可能与张大妈送的那瓶雪水良药不无关系……

"黑香蕉"里的爱

○ 程秀云

尘封的记忆，总会在一些时刻被唤醒。那记忆中的温暖，任凭时光流转岁月变迁，依旧不减当年。

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位孙子回奶奶家过年，奶奶小心翼翼地从柜子最里面，拿出一瓶山楂罐头，笑盈盈地递给了孙子。可孙子接过来一看却发现，罐头的保质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时间。

不过，孙子并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，而是非常歉意地宽慰奶奶说："奶奶啊，不是罐头过期了，而是大孙子我回来太晚了，对不起！"

是啊，那罐头怎么会"过期"呢？那分明是奶奶日日夜夜的期盼，是奶奶最持久的等待，是奶奶最浓厚的思念啊！这份温暖的爱，它的保质期是永久的，不可能过期。

看到这里，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的奶奶。我也好希望奶奶还活着，那样我就又可以像小时候一样，窝在她的怀里撒娇："奶啊，小馋猫又来蹭吃的喽！"

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去奶奶家蹭吃。不过，奶奶家离得很远，我连跑带颠地赶路，还要走上半个小时才能到。但那时候的我嘴巴很馋，想到大姑每个月都会回来看奶奶，每次都给奶奶送好吃的水果，我就充满了奔头。

只要走进奶奶家，奶奶见到我时就总是笑容满面，然后她就会打开那个上锁的老柜门，小心地从柜子里拿出好吃的食物来。不过，大都是饼干、香蕉这类，比较方便咀嚼的食物。因为奶奶牙口不好，大姑给奶奶买得最多的水果，就要属香蕉了。

奶奶特别喜欢吃香蕉，但她却时常把香蕉放上好几天，有时候都发黑了还不舍得吃。但奶奶只要看见我来，就会拿出香蕉来给我吃。

小时候我没心没肺，接过香蕉没几口就吃光了。可稍微大一些后，我就多了份顾虑，我很害怕吃了这表皮发黑的香蕉，会闹肚子或是得上什么怪病。

后来的我减少了去奶奶家蹭吃的次数，可奶奶的习惯还是没改，照旧会给我留香蕉。当我不得不吃掉奶奶留的黑香蕉时，我就会故意慢点吃，好半天才愿意张嘴再咬第二口。

可我吃得越慢，奶奶就越会催我吃："哎呀，乖孙女！你可别心疼吃啊，奶奶这还有不少吃的呢！"

我一听这话，就会立马张大嘴巴，大口大口地吃下去。尽管还是会有所担心，但心里却是十分温暖。

时光荏苒，奶奶走了二十几年了。偶尔看见家里有放得发黑的香蕉时，我还是会想起奶奶，怀念起奶奶留给我的"黑香蕉"。

唯有热爱，可抵岁月漫长

○ 全笙

那天我完成一篇随笔之后，再打开手机时，屏幕上显示十几个母亲的未接来电。我吓坏了，担心家里出了什么大事，就赶紧给她回拨过去。

一接通，她就急吼吼地对我说，"你咋才接电话呀！你老爸最近早出晚归，形迹可疑得很。问他干啥去了，还支支吾吾地。要过年了，家里一大摊子事儿都甩我一个人！""原来是找我发牢骚来了"，我暗自思忖着，宽慰了她几句便匆匆挂了电话。

没过几天，我偶然在村委会的公众号上看到了一则推文，大致是说快过年了，村委会准备办一场晚会，给福利院的孤寡老人送温暖，还配了演出人员彩排的照片。我定睛一看，嚯，那个横握竹笛，半蹲着双腿，抬头仰望远方，陶醉地吹笛子的人，不正是我的老父亲吗。

说起父亲吹笛子，不得不提当年的那段艰苦的岁月。那一年，父亲下岗，原本拮据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父亲不得不南下打工，挣钱补贴家用。他在工地上做屋顶防水，每日在高空楼顶作业。酷暑严寒，风吹日晒，日子枯燥乏味不起一丝波澜。后来他告诉我，那时候，幸好有一支竹笛陪伴他。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便躲到无人的角落，划一根火柴，抽完一支烟，然后摸出竹笛来吹奏。那笛声里的思念那么浓，他的那些工友们也深受感染，便给他送了个外号"神笛大侠"。父亲笛子吹得好，在工友中人缘也好，慢慢地，就成了工地上的管事员，我们家里的日子也逐渐好起来了。

那笛子，竟成了父亲艰难岁月里的精神支柱，不仅熨帖了他的思念，也让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

父亲很勤快，好不容易归家的日子里，他也要忙着庄稼地里收成。为了不耽误农事，父亲会悄悄早起，躲到屋后菜园边吹笛子。我早起上学的时候，偷偷看过他的那些笛子曲谱，有《催马扬鞭运粮忙》《鹧鸪飞》《姑苏行》《牧民新歌》……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我曾经问过父亲，为什么那么爱吹笛子。他只回答了一句："吹完笛子，气顺了，干活也得劲儿了。"

这些年父亲愈发地嗜笛如命了，他把自己的笛声录成音频，"命令"我和母亲设置成手机铃声。我的孩子过生日，他为外孙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竟是一只迷你版竹笛和一曲竹笛版的《生日歌》。

想到这儿，我忍不住给父亲打电话，询问他这些日子出去彩排为什么还瞒着母亲。他说："吹了一辈子笛子了，还从来没有这样正式的舞台呢，到时候想邀请你妈来瞧一瞧！"听完父亲的话，我没有着急告诉母亲其中的缘由，因为我也想让她看看镁光灯下吹笛子的父亲，有多么地熠熠生辉！

我不由得想到网上那则很感人的新闻报道，湖南的环卫工人黄阿姨，4年多的时间写下了300多部作品，用热爱奔赴广阔的诗和远方。这段视频最打动我的是，黄阿姨每日繁重的劳动之余，依然会拿出纸笔，用文字清扫心灵。"先施风雨，再布彩虹"，她用挚爱的读书创作对抗生活中的不幸，走出了生活的阴霾。

作家雪小禅在《瘦金体》里也说："人的爱好，在生死关头总会拯救他。因为漫长的时光是无法打发的，这些爱好，可以与时间为敌。"宋徽宗将自己的一腔热忱泅染在琴棋书画里，隔着八百多年的烟尘与风雨，我们依然能感受他的凛然绮丽之光。

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，生活从来都是鲜花与荆棘并存。保持心中的炙热，坚持下去，或许前路未必是光明坦荡，但也一定充满无限可能。唯有热爱，可抵岁月漫长，唯有热爱，不畏世事无常。